



茶，不仅是一种饮品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。从文人墨客的诗酒茶会，到寻常百姓的粗茶淡饭，它贯穿了行业，连通了雅俗。在茶香袅袅中，有“寒夜客来茶当酒”的温情，有“竹雨松风琴韵，茶烟梧月书声”的闲适，更有茶马古道上的悠悠驼铃与商贸传奇。在春和景明之时，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陇南春茶的世界，探寻春日佳茗背后的故事，在茶香四溢中感受春的韵味。



# 好山好水有好茶

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党慧

“春茶自造始开尝，色味甘新气芬馥……”宋代诗人李复在诗中，以寥寥数语，便将春茶的美妙刻画得入木三分。每当谈及品茶、采茶，人们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烟柳画桥、风帘翠幕的烟雨江南。在大众的认知里，茶仿佛是江南水乡的专属。那温婉秀丽的景致与采茶的画面相互映衬，和谐而美好。

然而，许多人并不知道，在甘肃的陇南市，隐匿着一片中国北方极为难得的高海拔优质茶叶最佳适生区域——文县碧口镇马家山村。这里山水相依，云雾缭绕，因地理位置独特，生态环境优越，所产茶叶香气天成，独具特色，是名副其实的绿色产品。

春日的暖阳如灵动的精灵，在枝头俏皮地跳跃，洒下金色的光影；温柔春风似轻柔的手，带来丝丝惬意。而在葱郁的茶园里，嫩绿的茶芽也按捺不住蓬勃的生机，欢快地探出了尖尖脑袋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召唤着采茶人奔赴这场春日之约。

我多次去过陇南，却每次都与茶村失之交臂。这份错过，成了我心中的遗憾。惊蛰已过，春的气息愈发浓郁，看着朋友圈里春意盎然的浪漫景致，决定要将这次期待已久的寻茶之旅提上日程，不再让这份遗憾延续。

趁着周末闲暇，我踏上了探访茶园的旅程。动车抵达武都便和好友会合，结伴前往马家村，感受这份藏在山水间的独特浪漫。坐在疾驰的车里，窗外的景色恰似一场盛大的花事。一路上，迎春花、桃花、山茶花每一朵花都像是怀揣着使命，在墙角、溪边、坡地，铆足了劲儿绽放，它们一树挨着一树，一片连着一片，即便是路边仅有的一两棵桃树，那绽放的花朵也足够吸引人们的眼光，点亮整个春天。

大约一个半小时后，到达文县碧口镇。从石龙沟进入后，汽车在云遮雾绕的山路上来回蜿蜒盘旋，那路如一条灵动的绸带，引领着我们深入这方绿色天地。不一会儿，车辆已快地驶入马家山村的乡间小路。

马家山的春天，宛如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。抬眼望去，天空湛蓝如宝石，高远而澄澈，棉花糖般的云团悠然飘荡其中，与漫山遍野翠绿的茶树相互映衬。田野间一片静谧祥和，微风轻柔拂过，裹挟着丝丝缕缕淡雅的茶芳茗香，萦绕在鼻尖，纯粹而又沁人心脾。

车快行至山顶时，一潭池水吸引我们停车驻足。只

见池水微波荡漾，沿着水边建有景观亭、小拱桥、人行步道，周边是翠绿的茶园，风景宜人。翠绿茶园、黛绿、豆绿、墨绿、深绿的森林，构成层次分明的山野，茶乡风光尽收眼底。

看到眼前妙不可言的风景，我们决定步行前往茶园。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约三十分钟后，视野渐渐被漫山遍野的茶树填满。历经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与蓄积，棵棵茶树仿若汲取了天地间的灵气、沐浴了日月的精华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无数叶芽从枝干间冒出，像是一个个骄傲的小精灵，肆意舒展着身姿。它们绿得夺目，尖得俏皮，嫩得惹人怜爱，细细的绒毛从蓬勃的茶树上轻盈地翘立起来，在微风中翩然舞蹈，仿佛诉说着春的故事，又似是迎接每一位到访的客人。

远眺，茶树像是大地精心雕琢的绿色绒毯，层层叠叠，顺着山势起伏，一直绵延至天际。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，温柔地洒在茶叶上，叶尖的露珠闪烁着细碎的光芒，宛如无数颗晶莹的珍珠。近看，株株茶树似天然盆景，置身其中，弥漫着新茶的芬芳飘然而至，令人心醉。

环视四周，连绵起伏的丘陵地貌犹如大地泛起的绿色波浪，从山脚向山顶层层铺展。此时，茶园里已热闹起来，采茶的姑娘们身着鲜艳的服饰，戴着斗笠、背着竹篓，穿梭在线条分明的茶树间，她们的欢声笑语，与山间清脆的鸟鸣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曲美妙的春日乐章。

沿着茶园小径往里走，一条条山溪蜿蜒而过。溪水清澈见底，潺潺流淌的溪水宛如灵动的音符，演奏着大自然的乐章。而在茶园的高处，还有一些形态各异的岩石点缀其中。有的岩石突兀而立，像是大自然的守护者；有的则层层叠叠，宛如岁月书写的史书。这些岩石历经风雨侵蚀，表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它们与茶树相依相伴，见证了茶园的变迁与发展，为这片茶园增添了几分古朴与厚重。

行至茶园深处，我们邂逅了一位面带质朴笑容的茶农，名叫刘清武，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浅浅的纹路，却藏不住眼中对茶园的深情。他热情得好似久别重逢的老友，快步走进一旁的简易茶棚，不一会儿，便端出一杯冒着袅袅热气的香茗。

我接过茶杯，只见茶汤色明亮嫩绿，如春日新发的

嫩叶，清澈得能映照出我的面容。“尝尝咱本地的极品龙井，鲜着呢！”茶农笑着说道，眼中满是自豪。

随后，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茶叶的采摘与制作过程。他抬手比划着：“采摘茶叶讲究可多了，得趁天蒙蒙亮，露水还挂在叶尖的时候就上山。采茶人得用指尖轻轻捏住那鲜嫩的一芽一叶，动作要快、要准，就像在跟茶叶说悄悄话，生怕惊扰了它们。”

谈到制作工艺，他的神情变得格外专注：“从杀青、揉捻到干燥，每一步都得拿捏好火候和力度。杀青的时候，那大铁锅里的温度要刚刚好，茶叶在里头翻滚跳跃，就像一群小精灵在跳舞，可不能有一丝马虎，不然这茶的香气和口感可就全毁了。揉捻的时候，轻重缓急都有门道，得把茶叶揉破，让茶汁溢出来，这样泡出来的茶才够味儿。干燥也有讲究，得用火慢慢烘，把茶叶里多余的水分都赶跑，留下最纯粹的茶香。”

听着他的讲述，我深深感受到茶农们对这片土地炽热的爱与敬畏，每一寸土地、每一片茶叶，都承载着他们的心血与希望。他们坚守着代代相传的传统制茶工艺，就像守护着一份珍贵的宝藏，让这份茶香在岁月的长河中绵延不绝。

品过香茗，听完故事，不知不觉间已近暮色，来到茶园的观景台上，极目远眺，整个马家山村在暮色笼罩下别有一番风情。

自古香茗出深山，好山好水出好茶。文县碧口位于西秦岭山地和岷山山系的交会地带，与大部分北方地区严寒的冬季不同，即使到了冬天，文县的最低气温仍在摄氏零度左右，气候温润宜人，加上这里充沛的降雨量，在许多茶专家眼里，这里早就具备了产好茶的天然条件。特别是马家山、李子坝与碧峰沟等地，常年雨雾氤氲，宛如仙境，为茶树的生长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。

日影西斜，余晖为茶园勾勒出一层暖黄的轮廓。不知不觉间，一天的时光已悄然流逝。当我转身，缓缓踏上归程，鞋底轻轻摩挲着湿润的泥土，那细腻触感从脚底传来，仿佛是茶园温柔的挽留。回首望向那片茶园，我知道，在我离去的这一刻，一颗关于茶的种子已悄然在心中种下。此后，无论时光如何匆匆流转，这充满诗意与生机的茶园，都将在记忆深处生根发芽、枝繁叶茂，成为我心中最美好的记忆。



## 陆羽与《茶经》

□ 周新华

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一尺、二尺乃至数十尺，其巴山峡川，两人合抱者，伐而掇之。其树如瓜芦，叶如梔子，花如白蔷薇，实如栟榈，蒂如丁香，根如胡桃。其字，或从草，或从木，或草木并……”唐代陆羽的《茶经》以此开篇，仅仅数语，就将茶的源起、形态特征以及“茶”字的渊源讲述得明明白白。这本仅七千字著作，却是世界上最早的茶书，涵盖茶学的各个领域，堪称茶道的百科全书。

陆羽，字鸿渐，自号桑苎翁，出生在唐复州竟陵，也就是如今的湖北天门，生活于唐玄宗开元到唐德宗贞元年间。他本是个弃婴，被僧人智积在寺庙收养。陆羽从小就喜爱诵读诗书，对佛事却毫无兴趣，13岁那年，他逃离寺院，隐姓埋名，成了一名伶师。大约从20岁开始，陆羽将目光投向茶学，此后几十年间，他踏遍大江南北，寻访天下名茶与优质泉水。唐肃宗上元元年，陆羽选择在苕溪，即现在的浙江吴兴隐居，闭门专注著书。

在苕溪居住的日子里，陆羽身着粗布短衣，脚蹬藤鞋，深入茶农家中，采摘茶叶、寻觅泉水，收获颇丰。他天生爱茶，用心钻研，最终写成《茶经》。这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卷，包含源、具、造、器、煮、饮、事、出、略、图十节，分别对茶的种植生产、饮用方法、茶具使用、茶事典故、茶叶产地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。《茶经》可以说是集唐以前茶学之大成，由此可见，中国古代茶学最晚在唐代中叶，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，从茶叶的采摘、制作、储存，到烹煮、品饮，都有严格且明确的规范。

《茶经》的诞生，标志着中国茶进入了全新的境界：从单纯的饮用转变为品饮，从普通的习惯、爱好，上升为一种修养与文化。陆羽率先倡导艺术性饮茶，创造了包括烤茶、选水、煮汤、陈列茶具、品饮等一系列的茶艺流程。他将精神融入茶事的每个环节，把饮茶当作提升品德、陶冶情操的途径。原本只是山野间普通植物的茶，从此摇身一变，成为承载精神内涵的饮品。

据史书记载，自从陆羽写成《茶经》，“于是茶道大行”，“天下益知饮茶矣”。宋代诗人梅尧臣也曾诗中写道“自从陆羽生人间，人间相学事新茶”。陆羽去世后，唐朝人用瓷土烧制他的塑像，供奉在灶釜旁边，将他视作“茶神”。陆羽和他的《茶经》，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中国千年茶文化的大门，影响深远，直至今日。

●来源：《甘肃日报》 本版图片由李董拍摄

